



參與設計創新機「積極頹年及無障礙設計」研討會的講者：（左至右）國際建築師協會第四區「全人建築」工作小組董事關國樂、日本設計株式會社主席及色彩通用設計機構理事長武者廣平、Moore Design Associates LLC 主席 Patricia Moore、Royal College of Arts Helen Hamlyn Centre 副總監 Rama Gheerawo、日本工學院大學副校長長澤泰。

無障礙設計 創建社會療癒環境

通普 | 設計創新機

由香港設計中心舉辦的「設計創新機」邀請國際著名的設計師和品牌顧問，透過一系列大型研討會和工作坊分享經驗，幫助設計師、各界企業以及本地中小企認識設計概念，並協助掌握最新的設計趨勢創造商機，於充滿挑戰的經濟形勢下提升競爭力。今年的「設計創新機」涵蓋「積極頹年及無障礙設計」、「環保設計」、「款待及服務設計」及「餐飲體驗及零售設計」四個主題，本欄以每星期一文的方式，在未來五個星期闡釋研討會和工作坊的內容，分享各設計師如何將設計融入生活各環節的寶貴經驗。（內容及圖片由香港設計中心提供）



有很多為傷健者考慮的設計好似盡善盡美，其實隱藏着缺陷。



醫院就像一個超級市場，一個取藥買藥的超級市場；或像一個「天光墟」，真正的「天光墟」擠滿買賣平貨的老友，而這個「天光墟」則擠滿要輪籌看病的長者。

筆者不喜歡「傷殘」這個詞，不論是先天抑或後天，身體的缺陷總教人遺憾。一個「傷」字未夠，還要多一個「殘」，難道是負負得正，非要再三觸碰人家的瘡疤不可？目前較多人以「傷健」代替，還好是舒服一點、積極一點的形容。從「設計創新機」研討會及工作坊中，筆者首次接觸到「無障礙設計」（Inclusive Design）這個觀念。

「扶助措施」幫人還是害人？

所謂「無障礙設計」就是盡可能提供最多使用者使用該產品、服務或空間，不論服務對象的年齡、行為能力或其他條件的限制。在我看來，設計的好與壞不在於外表，而是在設計者的心。

請恕我滿腹牢騷，就算現今社會已相對重視傷健人士或長期病患人士的需要，但荒謬的設計，所謂為他們而設但得物無所用的「扶助措施」例子，仍俯拾皆是：例如傷健朋友在香港人有三急要解決，彷彿是不可能的任務，在傷健人士公廁旁，竟有樓梯伴隨。縱有斜坡，居然是斜度太高，與樓梯沒有分別。算了，勉強硬闖廁所，只見問題叢生：雖有扶手設施，但不是傷健人士需要的L形扶手，欠周全的設計叫人只能水平移動，難企立坐下；那緊急鐘可能對身體健全的人來說，只會在電梯失靈時才用得着，但對傷健人士來說，性命攸關的緊急鐘卻安裝得太高了。

傷健設施有缺陷，頂多會難用一點，但有些缺陷更會把使用者從安全帶往險境，就真是「可怒也」。失明人士的黃色引路徑，原意是引領他們安全及快捷地使用路面，可是在四月的時候，沙田新城市廣場巴士總站中，一條路面上的黃色引路徑，終點竟是巴士站放置的欄杆，即若失明人士跟隨引路徑指引，便會中伏發生意外。九巴指出，引路徑工程開始一個月後，方接獲當局通知，最近才移走鐵欄。我想問問

設計引路徑的所謂設計師，最初設計之時有無考慮繞過鐵欄呢？負責工程的朋友，當鋪設工程將近到達欄杆時，有否想過使用者用上的後果？上述的朋友腦袋究竟裝在哪裏？這顯示出政府部門因循守舊，更表現毫不關心傷健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冷漠，視其為「他者」。

非關「公私」以病者為先

要關心有需要人士，為有需要人士做設計，最重要的是讓他得物有所用，首先的工作就要打破特定界限。

東京大學名譽教授、曾擔任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顧問的長澤泰，提倡了「療癒環境」（Healing Environment）的概念。看着這個專有名字，好像很高深，簡單來說就是打破現有醫院的框框。長澤泰道出日本醫院幾個通病，事實上香港亦是。醫院就像一個超級市場，一個取藥買藥的超級市場；或像一個「天光墟」，真正的「天光墟」擠滿買賣平貨的老友，而這個「天光墟」則擠滿要輪籌看病的長者。

慢着，你會說以上都是公立醫院的情況，並非私家醫院的景象：看看「養和」，逛逛「法國」，都是高科技的醫療設備，擁有最舒適的休養空間。在長澤泰看來，這種邁向兩極才是大問題。他覺得現今醫院就是過分機能性，但不論有錢沒錢，醫院是大家都可平等享用的公共空間。更重要的是，各醫院只着重治療生理，但沒顧及心理，就像一架印度「沙甸魚」式的火車，很多病床都要逼在醫院的通道，在人來人往的地方更衣，沒私隱可言。

因此，長澤泰提倡社會需要「療癒環境」的同時，決定誰是病人的論述權應歸病人，他們應住在「健院」（Healthy Hospital）中：這是一個健康的集中地，而非病菌嘉年華。健院應要以病人為先，非像一個龐大、冷冰的宮殿，而是以「人」為本，以家為基礎的治療過程，體恤每一個「人」的需要。